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第二十五回 斷休咎論相定終身 恨迂吝閨門爭閒氣

話說祝伯青，雲從龍，王蘭、馮二郎，江漢槎五人由南京起程，一路趕趕。到了十二月初旬，這日已至盧溝橋。眾人車輻暫歇，進點飲食再行。馮二郎自去路旁解手，忽抬頭見一叢人圍在那裡，人人伸頭墊腳的向裡望。二郎解過手，也擠入人叢內觀看，原來是一個談相的，搭了一座小小布棚，迎面寫著五個大字「知白子談相」。這先生約有五十多歲，生得骨瘦神清，穿著半舊不新的一身衣服。坐在上面指手划腳的雄談闊論，好似江南口音，說一回又伏桌批寫一回，忙個不止。二郎聽他所談雖是江湖一派，倒還出言不俗，想必胸中有些學問。一時高興，也擠進棚內，向知白子舉手道：「先生請了。」說著，在他桌畔板凳上坐下，又道：「賤相意在煩先生高明一看，自古達人間災不問福，先生但相我此去有何關礙，切勿謬獎為幸。」知白子一面起身讓坐，即細看二郎舉止不凡，高巾華服，又是外省口音，無疑是進京謀幹的了。遂欠身陪笑，問了二郎姓字道：「足下既不棄來此談談，小子一生極不善趨踰人，但知有吉論吉，有凶論凶，即如那酷喜奉承的，到我這地方也不能如意。諸借左手一觀。」

二郎伸出左手，知白子抓住二郎的手，反正細看了一番，贊道：「尊手五行合配，八卦停勻，君臣得位，賓主分明。而且手色血潤，掌背有肉，手紋細深。可惜紋理稍亂，不能由詩書進身。好在乾宮之紋直透離宮，名曰沖天紋。惟乾宮紋根微黑，主難承祖業，當白手起家，而得異路功名。」又向二郎笑指離宮步位道：「如此處有一井字紋，足下即當翰苑清華矣。再足下手指細長而尖，形如削玉，主人絕頂聰慧，一見百明。雖可掌財，無如來去甚易，不能久守。但是女色上，不免過於留心。」遂又哈哈大笑道：「少年心性，自詡風流，都是有的。此皆小子直言，祈勿嗔怪。」二郎聽說，臉上一紅，也笑了笑道：「先生高明，再請賜教別處部位罷。」知白子道：「請咳嗽一聲。」二郎乃「咯」了聲，知白子點首道：「聲清而長，出自丹田，非他喉舌之音可比。異日必恩邀五馬之榮，寵擅一麾之守。妙極，妙極！再合足下全體而論，骨肉停勻，眉目清秀，惟天中有黑痣數點，幼年即妨父母，並主手足無靠。刻下現行山林之運，山林草木森秀，主貴主富。明堂飽滿紅潤，將來運行於此，必定攝豪出守。今年四月，運氣亦行在山林邊城之間，當得升遷之喜。足下謹記小子數言，留為後驗，那時方信非他江湖可比。」二郎笑道：「果如先生所論，再來奉謝。」說著，在鈔袋內取出一塊銀子，約有兩許，放在桌上道：「些納：留著相金，未免不恭。」知白子忙立起欠身道：「謹領厚賜了。足下究竟入京何事，有何貴幹？好在小於已代尊相看過，不妨明示。」二郎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是進京供職去的。先生所說前事，盡皆符合。但以後能如尊論，則妙極矣。倘有寸進，定當重謝，決不食言。」知白子道：「失敬，失敬！果是一位大老爺，可見小子言尚非謬，日後定然富貴非常。轉瞬四月，即有佳兆，若此事應驗，則，B後之事即驗。如平等中人之相，瑕瑜互見，難免有一二舛錯。至於大富貴，極貧賤之相，皆係顯而易見，我輩中稍知相法者，多司『辨別。何況小子在江：湖中尚有微名，蒙內城列位王公大人皆深納：小於，在不棄之列。果然大老爺他日高升時候，不忘小子，但記著杭州徐小謝，外號知白子即是。」

二郎出了人叢，回入店中，見眾人正坐著吃飯。王蘭道：「你解手怎生去了這半日？我疑你跌下毛廁去，正欲叫人來看你。」二郎笑道：「我即如跌下毛廁，你也不得好處，何苦要詛9藝人。」早有家丁安了杯箸，二郎入座吃飯，遂將知白子相面的話細說。從龍笑道：「好呀！既然知白子說過你準準是一位太守公了，我等倒要早為之計趨承趨承。你日後做了太守，不免念及故人交情，另眼看視。今人說得好，貴人抬眼看，便是福臨臨。」二郎道：「在田也學著香克薄我，況且你們都是科甲出身，我就僥倖做到府官，你們那時早放外省督撫了。竊恐我頂著手本跪在轅門求見，還不睬呢！何必你們把我取笑。」伯青笑道：「罷罷罷！你們門口，不要夾耳連腮牽上我去。你們做督撫也好，做太守也好我總不希罕，惟願我做一世的翰林。既不受你們節制，我亦不想去節制人，兩無統屈反好。」說得眾人都笑了。

少頃飯罷，又收拾開車，趕進外城。眾人在路時，早議定入京仍借住漢槎府內。俟朝考畢，受職酌即住衙門，不受職的再議住落。到了府前，跟漢槎的家丁先去稟報，只見府內出來二三十名家丁，兩邊侍立迎接，漢槎邀眾人下車入內。

卻好江丙謙正在外書房閒坐，家丁上來回道：「少老爺與姑老爺、王雲馮三位老爺都到了。」江公聽了歡喜，忙站起身來，早見五人走進書房，從龍、王蘭上前請安，江公還了禮；二郎上來拜見老師，汀公電拉住了；隨後兒婿兩人叩見。汀公讓王蘭，從龍坐了客位，又命二郎、伯青、漢槎坐在下面。內裡早：收拾了旁邊兩進屋宇，讓從龍，二郎的眷屬居住。伯青先立起代父母請安，江公也轉問了祝公夫婦的安。方問及眾人何日登程，在路行了幾日，又問目下家鄉風景若何？眾人一一答了。漢槎上前宗道：「母親命兒子進京，請大人的安。母親近日身體頗健，又得勻：媳婦孝順，甚為安樂。叫兒子轉稟大人，得空可以告老回鄉，享受田園之樂，以娛晚景。又說大人年過花甲，晨夕趨公，辛苦不得，況且位冠百僚，襄理萬幾，尤非易易。父親親自酌斟。」江公點首，捻須微笑道：「汝母所言未嘗非是，我也想告病回籍，無奈數乞不准，這也是沒法的事。只有以此殘喘，仰報聖明罷。」回頭又對從龍等人道：「諸君少年英俊，正在可畏可羨之時，將來不知有多少作為。我輩老朽，理宜乞歸故里，以養衰邁；又慮昏聩從事，辜負聖恩，爭奈不克如願。」從龍、王蘭一齊欠身道：「老大人兩朝元老，聲名聞望朝野咸知。廊廟資作股肱，黎庶仰如父母。晚生等新進衡茅，每多隕越，尚求時加訓海，怎麼老大人反說起衰朽的話來。」

江公與眾人閒談了半晌，又說到朝中，「自去了劉先達一人，其餘老輩諸公，盡是忠貞練乾之員，真乃聖朝無關，諫書日稀之時，你們當效其所為，自然不錯」。又問了問漢槎家中的事件。早有家丁們進來請用晚膳，江公起身邀著眾人，到了外間。見當中擺了一席，是汀公代眾人洗塵的，向漢槎道：「你可陪他們坐坐，我還有日間的公事未清，急須料理。」又向眾人道：「今日要大家痛飲至醉方休，我這裡即如你們家內一般，切勿客氣。」眾人謝了，江公方回內書房去。

裡面也有一席，款待程小姐與小黛二人。程婉容自與小黛進京，一路上談說得十分契密，婉容要與小黛結個異姓姊妹，小黛起初執意不肯，當不起婉容再三逼迫，只得允了。小黛原是行戶出身，極會趨承人的，所以程婉容覺得飲食坐臥，一刻兒離了小黛都不受用。而且兩人都是有才有貌的女子，更外投機，竟同胞姊妹親密一層。

席間，婉容道：「我們家明日陸見過了，是要另尋公館的，何能久住在江府。若你我分居開來，即難朝夕相見。不若你我仍住在一處，免我姊妹們疏失了，不知你意見如何？」小黛陪笑道：「我正欲同你商量，我們須要設法同住，難得你思慮得到，豈不好極了。只怕你日後厭煩我們，要攆著我走，那是不能的。」婉容笑道：「我不信你的鬼話，大凡我說一句話，你都說預先想到了，分明你跟著我口氣說，卻叫我又愛你口才敏捷，又厭你慣使乖巧。你如做了蔑片，倒是個出色的。」小黛臉一紅，笑道：「我果真做了總督小姐的門客蔑片，定是前世修來的，有了你這大靠背，還愁做窮司員的家小麼！今日你親口說過了，若厭煩我這蔑片，想丟掉了我，那是不依的。」婉容笑著啞道：「誰同你說這些混話，你又硬來編派我了，我怎敢把一位五品宜人太太當作蔑片，也不怕罪過麼！」兩人你說我笑，甚為熱鬧。

外廂從龍等人亦係開懷痛飲，直至三鼓方歇。

次日，眾人赴吏部掛號，仍舊各供厥職。二郎簽分在刑部試用，小黛已與二郎言定，隨了婉容在雲從龍府內居住。從龍將左邊一進宅子，撥與他夫婦。眾人又分頭拜謁座師、同寅，忙亂了數日，才覺清閒。

洪鼎材早遣人送信過來，擇於十二月十五日招贅，王蘭央了從龍等幫同料理。洪鼎材為人向來吝嗇，一一文錢都不肯浪用的。今日無奈是他親生女兒終身大事，諱不容辭，雖說置備妝奩等件，卻是節省至再；又請了伯青、從龍二人做媒保大賓。及期，王蘭沐浴更衣換了簇新朝服，乘坐四人大轎，前面一排旗傘執事，隨後數頂人轎，是二郎、漢槎與館中平時來往契合的同年，約定今日同送王蘭至洪府入贅。到了洪府，早有幾位接親的出來迎請，王蘭與眾人下轎入內。所有應行的煩文，毋須細說。

一對新人交拜合巹已畢，送進洞房。外面廳上火開筵席款待眾賓，半夜始散。王蘭在燭光之下，見洪小姐雖不美貌超群，卻山端莊富厚，王蘭心內亦覺歡喜。眾侍婢上前服侍他們寬了大衣，退出。王蘭與洪小姐入幃，成就百年大事。

原來洪鼎材膝前一子一女，其子年方五歲，乳名鬱哥，是個庶出。洪夫人只生了這一位小姐，今年十九歲，小字靜儀，因生得體重，是以不覺十分俊俏，卻穩稱一位誥命；至於文字上，倒也講究。但是秉性酷肖乃父，一味吝嗇。大凡婦人家過於吝嗇，那個「妒」字就不免了。王蘭自幼即喜瀟灑，兼又少年科第，文采風流，是個不拘小節的性格。過了十朝半月，與洪小姐即有些兩相背謬起來。

王蘭以為學問乃婦人可有可無的事，若深通文墨，閨房之內夫唱婦和固是樂事；若沒有學問，只要婦道無虧，中饋有節，內助得宜就罷了。至於丈夫的所行所為，自有丈夫意見，婦人家一毫不能過問。那洪小姐心內卻另有一番意見，婦人嫁夫作主，要終身靠他的，各事恐丈夫扭於偏見，都要與妻子商量而行。第一件王蘭不拘小節，就犯了他的所忌。以為男子自幼讀書以圖上進，好容易博得一第，須兢兢業業，白守勿失；而且讀書人開口都要談論經濟學問，方是道理，不能終日嘯傲佯狂，尋春玩月。一則於聲名有玷，二則浪費奢侈，宦囊日澀。所以洪小姐開口即引經據典的規勸王蘭，始而新婚夫婦，未能駁回，胡亂應了他幾聲。繼而洪小姐日日聒絮，王蘭心內大不刷煩。

一夕，王蘭與靜儀小姐閒話。靜儀道：「我見你每日除了入館辦事，即去尋那些少年朋友宴聚，可知既浪於費用，又於身心學問一絲無補。若照這樣行去，日後也不過得一個狂翰林名目。我勸你不如暇時討論書籍，研求經濟實學。古人云：開卷有益。他日或放外任，或點試差，電不致遺議禍腹。為人有一分實學，作出事來即有一分經濟。待到花甲以外，功業已立，那時解甲歸田，再放浪形骸未晚。」王蘭聽他一番說話，洵是酸腐習氣，儼然一位學究先生。不由得氣了起來，冷笑道：「你何以見得我胸中無學問經濟？幼年讀遍五車即是學問，格致萬物即是經濟。若待到此時，還終日抱著一本書去看，真所謂臨時抱佛腳了。我生平最厭道學二字。自古道：學死於句下者頗多。反是我輩將來的作為，未可逆億。即我那同年一班朋友中，如祝，雲諸人盡是真才實學，聞一知十的人。雖然終日朝政之暇，三五聚談，不過外面借著吟風嘯月之名，其實正可彼此切磋，探討今古。非比那些拘泥之流，自謂亦步亦趨，中規中矩，殊不知他外貌若似可觀，胸內全無實濟；一旦臨事，手足失措，動輒掣肘。若說用度浪費一節，更屬可笑。我輩讀聖賢書，當法其所為，豈不聞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。你既非目不識丁之人，我倒要問你？當日孔門弟子；回也屢空，簞瓢陋巷，不改其常；賜也貨殖屢中，結駟連車，週遊列國，未聞孔子責備他浪費，又未聞叫他分助同門。是貧者自貧，富者自富，各安其天命而已。何況古來那些有錢的，都不得其死。石崇金谷，而難令終；鄧氏銅山，卒成餓殍。可明窮通富貴，人各有命。我輩何幸，生此昇平之世，早年登第，又有中人之產，正好及時行樂，豈可負此天與韶華。且春往秋回，如逝水一般，一去即難復返；古人尚夜遊秉燭，以喻一刻千金。所以我於錢財上，決不計其得失。今日是我得之，明日自我失之，此乃循環不易之理。試問得失於我何損？若我命可富，旋失即當旋得，得必倍於所失；我命當窮，強得亦必強失，竊恐終於不得。苟銜銖必較，得失恒思，不過一守財虜耳。較之那拘泥之流，更下一層，真為不堪之小人。當知我王者香，可以窮死狂死，定不落那拘泥吝嗇的通套。我以為你是個有才識的人，又生長於世舊之家，斷不至俗入骨髓，可與你作一閨房中之知己。孰料清濁不齊，性情各具，你也不得強我之狂豪為拘吝，我亦無計挽你之拘吝人狂豪。從此爾成其為爾，我成其為我而已。」說罷，又冷笑了兩聲，出房而去。

靜儀小姐直氣得面如白紙，手足冰顫，半晌方說道：「我從未見這不學無術的狂徒，我勸他的好話，他不獨不聽，反扳今甲古的奚落我一場，真是薰蕕各別。也是我命中注定，只愁將來這個人難有收成，我的終身又倚靠誰去。」不由撲簌簌淚下如雨，起身來至內書房，把王蘭與他淘氣的話，告訴他父親，究竟孰是孰非。

洪鼎材聞說，竟痛贊女兒深明大義，不愧我洪家的女兒。可恨王蘭那小畜生，忠言逆耳。猶憶當日他人洋之後，我曾回家祭祖，見過他一次。他即大言炎炎，目空一切。我就知他是個佻達之子，尚冀後來可改。而今雖然科名被他騙到了手，仍是當年的積習，即難保克始克終，豈不害了我這巾幗丈夫的女兒麼？一面勸慰女兒回房，一面氣忿忿的至外間來尋王蘭。想他是我的女婿，誼屬半子，仙白幼又無父母，我若不大大的教訓他一番，他更任性妄為了。

且說王蘭回到自己的書房內坐下，心中嗷嘈萬分道：「可惡這蠢婦，一點情趣不解，只有嘮嘮叨叨學他老子那一派酸腐慳吝的性格。難道我王者香，頂天立地的男兒，還受婦人挾制不成？也是我命運不佳，偏生娶了這麼一個妻子，與我意見不合。非是我自負的話，從龍、伯青等一班同年好友中，當推我豪邁第一，其次方數伯青。他們皆閨房和好，志合性同，又聞得有才有貌。想他們燕爾私情，何等快樂，真乃三生有幸！我這一個寶貝，貌僅中人，才亦平等，那倒也罷了。古云：娶妻重德不重色。又云：女子無才便是德。但那腐儒的脾氣，令人可厭，細想我王者香，真真不及伯青等人閨房之福。又想到南京洛珠等人，他們雖是青樓，亦係才貌兼優，大家風范，間或也勸我巴乾功名，不過偶爾規諫，終不似這蠢婦逐日嘵嘵不休。非獨他遠遜江，祝、程家各位小姐，連柔雲他都當退避三舍。我此番回至南京，定然接取柔雲來家以作偏房。好在如今已娶過這蠢婦，還怕誰人支派我停妻納妾的罪麼！」正在悶悶不樂，忽見洪鼎材走進，無奈起身侍立。

洪鼎材即在王蘭的座位上，坐下道：「你也坐了，我有話與你訴。適才賢婿與小女角口，我已盡知其細。若論你們夫妻閨幃之事，我也無須過問。惟聞小女勸你的話，未嘗非理，何以賢婿不以為然，反著實排揅他一番，甚為不解。我看賢婿亦是個聰明人，當知讀書求名理頭一世，皓首窮經終身潦倒不知凡幾；如賢婿弱冠以外，即連翻直上真非容易。由此再加磨礪之功，將來在朝則為乾臣，出治則為良吏，前程萬里，未可限量。若一味荒廢學業，以為有名可恃，竊恐損多益少。至於浪費資財，更屬不可，賢婿雖然多金，不知做京官的毫無出息，做一年即要賠累一年，如再使得揮霍未知節省，更難支持。況且那些同年們見你手內寬裕，落得與你交接，待把你弄得與他們一般窮法，就不來睬你，又去尋別的主顧去了。我做了十數年京官，這些滋味我都領略過的。縱然賢婿平日使用慣了的，也該念及祖宗當日置力、不易，我能守著基業，才是肖子。若是外人，即不慮及於此，無如小女要終身倚賴賢婿，自古夫榮妻貴，一息相通，他怎生不愁煩呢！未免言活重複也是有的，想你也不能怪他瑣碎。我並非袒護小女，來責備賢婿，既為一家，有活何能不說。」

王蘭聽洪鼎材所言，與他女兒無二，都說他的不是。心內早騰騰火發，也不顧洪鼎材是他丈人，立起身來將雙眉一揚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岳父訓誨，言言金石，小婿感激不盡。惟小婿天生的怪癖，自幼窗下即喜放浪，全不以科名為念。今番倖得此微名，在他人以為榮寵，在我卻毫不介意。人生蝸名蠅利，如泡影曇花，一時現相，轉瞬仍屬子虛。論到經濟學問上；只要讀書得間，胸中明白，遇事敢作敢為，做幾件出色驚人的事，即是平日讀書之功。若整日捧著一本書，任他經史諸家一覽無餘，泥於胸中格格不化，也不過是個書蠹書癡的名目而已，有何益哉？非是小婿說句放肆的話，那讀書不求甚解的意思，小婿倒領會得。至於浪費資財，更屬微末，可知金銀身外之物，得失何異？縱有敵國之富，亦未聞名傳後世，徒惹得一身銅臭，不若隨手用去，倒還乾淨。每見一等貪婪不足的人，以至損人利己，無所不為，反作了若干罪孽，他臨死的時候，試問可能將這些黃白財物帶至冥司去收贖罪名麼？還有一等慳吝不堪的人，分文不捨得使用，必至生出不肖子孫，傾蕩家產，所謂悖而入亦悖而出。小婿即要用所當用，不作無益之用，即將祖父遺留家業用得罄盡，也不算是個敗子，亦不是個不肖之子，皆因我命該如此，是天作孽，非我自作孽。小婿雖不才，這點小見識，不能在令媛小姐之下。那知令媛一相情願，每日逼著我要人那腐吝的門路，小婿卻不敢從命。令媛也是位知書識理的千金，小婿將話取譬他聽是有的，亦未與他口角。從來一說必有一辯，不能只派他說，不容我辯。岳父再請回後細問令媛，究竟小婿怎生排揅他的？岳父焉能聽信一面之詞，說小婿的不是，何能使人中心悅而誠服。」說畢，仰面又呼呼的冷笑了幾聲，喝命小童隨著，火踏步出外訪祝、雲等人去了。

可憐洪鼎材直氣的目瞪口呆，癱在椅上動彈不得，眼睜睜看著王蘭揚揚而去。過了半晌，方拍桌大罵道：「該死的小畜生，萬分可惡，還虧他是個讀書的人，如此不明道理。我是他的妻父，他半分都不把我放在眼內，任性強詞奪理的搶白我。這還了得，明

日倒要請幾位老輩與他敘說。」又歎道：「這小畜生定見是不可改悔的了，豈不誤了我女兒終身。早知如此，我決計不招贅他人門，情願養我女兒一世，想他是大賢大德的女子，也沒有什麼抱怨。你今日既賭氣走了，也無面目再來見我。果真不來，倒省卻我多少煩惱。」

正自言自語的生氣，忽見洪夫人走進，笑道：「什麼事，翁婿的淘氣？方才姑爺的話，我在窗外約略聽得幾句，那孩子向來是個不受拘束的，祖上又留下若大家業，自然是使用慣了，一時怎生改得過來？女兒雖然勸諫他是正經，也未免言語過激，須知是新婚夫妻，彼此都摸不著脾氣，不比那共過三年五年的心腹。姑爺雖是性急，想女兒說得也煩絮。你該兩邊撫慰，使他們夫妻和好，慢慢的再米勸說姑爺才是。你怎麼也動了氣，單說姑爺不好，那孩子定然疑你護著自己女兒，偏心去責備他，所以才別氣走了。難道走了就罷了麼？仍然要把他找回來的，反傳聞得人人皆知，成了笑話。非是我說，不是女兒氣走了他的，倒是你丈人把女婿氣走了。」一番話，說得洪鼎材追悔起來，訕訕的道：「我也不管這些閒事，聽你們去辦罷。」起身出外去了。

洪夫人又到靜儀小姐房內，狠狠的說了他幾句，叫他以後勸說丈夫，「須婉言規諫，不可憑著自己性子。女婿亦是個少年人，性格也是不平正的，若彼此存了意見，即難和諧到老」。一面又叫人去請了姑爺來，「說我有要活與他相商，即不願在我家內，說明了再去未遲」。晚間王蘭果然回來，洪夫人帶慰帶勸的說了一番，又說：「女兒年幼，諸事仍望姑爺原諒。我女兒勸說亦無他意，不過想賢婿好而更好，他自家面上的風光。若你們參商起來，也叫我二老難處。」王蘭聞洪夫人說得在理，也沒有言語。洪夫人又親自送王蘭進房，安慰了他們數句方去。從此王蘭與靜儀小姐雖然和好，終覺得各存意見，面和心違。

轉眼臘盡春回，已交朝考的日期。伯青來約了王蘭早為預備，同一班新舊詞林去考，人人揣摩純熟，個個賈勇爭先，都望名列前茅，好得差試。未知伯青，王蘭等人朝考優劣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